

王志东 著

唐代社会生活

中卷



团结文化出版公司

前 言

本卷侧重介绍唐代官员生活。

国家作为从社会产生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是将整个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的暴力机器。这种暴力机器对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行政机关和监狱等等的机构,这是属于物的方面。一是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即官僚(和军队),这是属于人的方面。人与物比,当然人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而且必然把官僚制度和队伍的建设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古国。根据现存的资料记载,在尧以前及稍后的舜、禹时代尚无国家,因此也就没有官僚。当时的社会只有部落首领。这些首领都是人们所崇拜的英雄,是真正的社会公仆。据说,尧当了二十八年的首领,仍然住在普通社会成员一样的茅屋里。舜之所以被选为尧的接班人,主要是由于他亲自耕种。大禹不仅是治理洪水的领导者,更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亲自从事着运土搬石的工作,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后羿是射杀九个太阳的英雄,因为他的功劳,人们才得以安居乐业,等等。他们的这些行为是根本不同于后世所谓官僚的。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根据现存的资料研究,人们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于夏启的时代,并由此而开始了五千年的文明史。到公元 1911 年清朝灭亡,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官僚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也经历了同步发展,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一、分封制阶段(先秦时期)。由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统治者为了保护私有利益,必然地将整个国家变成以天子为核心的血缘

集团的统治机器。这时,国家实行的就是而且只能是以天子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分封诸侯制的官僚体制(当时称为采邑制)。它是以世袭和用人为亲为特征的。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社会的力量,与社会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天然鸿沟。这种国家发展的顶峰就是西周。周平王东迁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天子式微,原来的国家政体也逐渐变化,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周天子国还是各诸侯国,都没有改变以前分封诸侯的国家政体形式,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以前那种世袭和用人唯亲的官僚制度。

二、郡县制阶段(秦至唐时期)。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华,在国家政体上实现了三个方面的伟大变革:1、体制上实行郡县制;2、行政上实行集权制;3、职能上实行名份制。这种以郡县制为基础和显著特征的国家政体改革彻底摧毁了分封诸侯制。现在的官僚不再是并且不可能是世袭和用人唯亲的了。由于社会成员进入官僚队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增大,法制随之加强了。从总体和发展趋势而言,国家与社会的距离在缩小。汉承秦制,对于官僚制度的改革略有反复。征辟制和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等等治国方略的推行,表明统治者正在寻找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差距的有效途径和方式。魏晋南北朝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官僚制度在秦汉国家政体形式上既有创造发展又有退步停滞,总的说来是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隋文帝统一全国,实现了秦制的表面复归。唐承隋制。唐太宗雄才大略披荆于前,唐玄宗守成英主斩棘于后,终于实现了郡县制官僚制度的完善化。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就是将汉时的征辟制发展成为科举制。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唐代官僚体制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限度。

三、皇权制阶段(宋至清时期)。所谓皇权制,就是无限夸大皇帝权力的集权制。它是郡县制的消极发展,是国家与社会之间鸿

沟的逐渐扩大。赵匡胤陈桥兵变登上皇位属于阴谋篡权,朱元璋文盲出身乱世英雄属于诡智起家,他们必然把国家和官僚变为手中的玩物。这是集权制产生的主观原因。元、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吸收汉文化尚且不及,何来丰富和发展?在客观上,市民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社会成员的结构和力量对比发生极大变化,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迅速加剧,迫使统治者强化皇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鸦片战争后,皇权制的落后性、腐朽性表现得更尖锐、更明朗,终于被历史所淘汰。

本书介绍唐代官僚生活。为了使读者准确深刻地理解全书,这里简要介绍唐代官僚制度的特点。

唐代官僚制度,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这是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唐代官僚制度的创建和完善时期。至少在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高祖下令恢复隋炀帝草创于大业二年的科举制。唐太宗继承、发展和完善了这一制度,收到了“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六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被彻底扬弃。在唐太宗创建的唐代官僚体制的基础上,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在各方面均有所丰富和发展。到玄宗时,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大唐官僚制度体系已经完善。

第二阶段,自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至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这是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唐代官僚制度巩固和停滞时期。玄宗开元十八年四月,裴光庭以宰相身份兼吏部尚书,首倡“用循资格”的官员考选制度。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官僚制度渐受抑制,势家豪族势力抬头,最终导致“牛李党争”。结果是捍卫科举的牛党得势。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贬死崖州。“牛李党争”的实质是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官僚制度与以“用循资格”为主体的官僚制度之争。

第三阶段,自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至大宋王朝建立(公

元960年)。这是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唐代官僚制度衰败和消亡时期。藩镇割据和战乱使得唐代官僚制度名存实亡。郡县制的官僚制度正逐步向王权制官僚制度演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正逐渐扩大。

作为六朝以来九品中正制官僚制度的扬弃,唐代官僚制度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一、它是面向社会、重视人才的制度。最重要的是科举取士制度。无论势族还是庶族,科举的大门都为他敞开。无论是谁,科举功名只是“荣誉”而非“官符”。任何人进入仕途都必须经过朝廷任命和进入幕府等下层仕途锻炼,只有那些真正的卓越者才可能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科举制度向社会一切人敞开了唯才是举的大门;即使门荫制度等等也是重视以才能取胜的。除了这些正常的制度外,另外还鼓励人才毛遂自荐,奖励官员们向朝廷推荐等制度和措施。总之,整个官僚制度都是面向社会吸收贤才的。

二、它是民主集权、群策群力的制度。唐代官僚制度当然是君主集权的。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自知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因此他在约束自己时从主观上虚怀纳谏之外,特别重视建立官僚队伍群策群力的客观制度。最著名的如五花判事的制度、宰相加同的制度等等。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之一),各官员都必须用自己名义为军国大事提出自己的主张,可以各抒己见不受限制。这就是著名的“五花判事”朝议制度。朝廷宰相群中除中书、门下两省首长外,其余宰相均为各部首长(多为副长官)兼任,称为“加同”。如玄宗时名相姚崇在为中书令首席宰相(唐人称“首座”)前,曾分别于武后、睿宗和玄宗开元元年三次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说,姚崇的具体职务是兵部尚书,以中书门下三品的名义和资格进入宰相行列,参与宰相议事等等。由于诸如此类的制度的建立,使得唐代官僚制度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集权的金字塔结构,成为一种真正群策群力的有效行政制度。

三、它是王霸结合,重视监察的制度。中国古代历来强调统治的王道与霸道结合。所谓王道,即是德治,所谓“为民父母”。所谓霸道,即是法治,所谓以刑立威。唐代公文勾检制度和官员考评制度是十分完备的,即使身为百官之长的宰相也不能例外。唐玄宗曾亲自给宰相张说的工作考评,而且仅给予“上中”的等级。吏部的铨选制也十分完整系统,等等。所有这些制度的有机组合,将所有官员的言行约束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之内,保证了整个官僚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唐代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成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太宗作为一代英主首创的官僚制度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集大成者,无疑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

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全面、系统地介绍客观真实的历史情形,书中所有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乃至官职、绰号等等均一律史载有据。为了便于读者查证和研究,书末附有主要参考书目。本书注重趣味性和故事性。总之,作为一本雅俗共赏的文学读物,本书对于一般的大众读者和高层次的研究者都应该是开卷有益的。

作 者

2001年11月于长沙石佳冲一号

麓山枫树村

目 录

一、步入官场	(1)
二、个性生活	(30)
三、官场生活	(64)
四、京官生活	(101)
五、地方官生活	(138)
六、贬流生活	(187)
七、居家生活	(226)
八、退隐生活	(276)

一、步入官场

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大乱,兵戎蜂起。大贵族李渊乘此动乱之秋,与儿子李建成、李世民等人一道率兵造反,经过几年的辛苦征战,终于推翻隋朝,荡平群雄,于公元618年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大唐王朝。从此,开始了李姓天下近三百年的封建统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由高祖李渊尤其是经太宗李世民首创建立了一整套官僚体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在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延续过程中,置身于这支官僚队伍中的人们,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许许多多的复杂原因,体味着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的生活,演出了或悲或喜、或惊或怒、或恨或悔的千姿百态的作为一个官僚的人生活剧。

大唐王朝将整个庞大的官僚队伍分为两大类:一种称为流内官,一种称为流外官。所谓流外官,实际上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吏”,即在各级各类衙门办理具体实事或杂事的职事人员。这些人员所以在衙门办事,从个人而言是为了谋生,从国家而言仅仅是为了将决策等等付诸实践。因此,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真正进入统治层,更不可能参与统治决策。因此,他们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大唐王朝所谓的官,乃是指流内官。所谓流内官,就是指具有一定的官品和官位,参与统治阶层的决策活动或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一方的掌权者。京官当然不必说,在地方上,例如在一个县,便只有县令、县尉之类的对于此县起决策作用和掌握治

理的少数人,方属于流内官之列,其他大部分人都只不过是流外官罢了。根据历史记载,大唐王朝的流内官一般限制在一万八千人左右。所谓唐代官僚生活,就是介绍这一万八千人作为流内官的生活。

作一个不入品流的流外官,并不是什么难事。由于他在社会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影响,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高级的权力和享受,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人生追求,至少是没有人去挖空心思地钻营。至于流内官那就不同了。一方面朝廷官额有限,另一方面,一旦入流,则大权在握,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出不尽的人前风头,这样的好事谁不企羡?于是,纷纷然,熙熙然,九州之广,四海之大,普天之下,亿人攒动,都在入流的小道上拼命地挤。大唐王朝的统治者们,由于种种原因,也拼命地想把天下英雄尽纳入“吾彀”中,因而也就尽一切可能地为天下英雄制造入流的外部条件,这样一来,上下结合、官民结合,国家与个人结合,使得入流为官成为大唐王朝近三百年间人心之最高、最大、最具吸引力因而也就是影响最广泛,行为最普遍之所向。

在诸多的入流途径中,最主要、最直接的莫过于科举了。所谓科举就是开科取士。国家在每年的秋春两季,先从地方然后再到朝廷开设许多科目,面向天下读书人或有才能的人进行考试,择优录取,量才任官。一旦考试通过,那么这个人或迟或早就进入了官场。因此,这是那些贫寒子弟入流的最佳选择。

陈会是四川成都人,出身于一个以卖酒为业的小市民家庭。作为一个生意人,陈会的家当然是面临大街的。当时,成都地方有一个规定,凡大街上的环境卫生由临街的各户人家轮流清扫。有一次,轮到陈会家清扫大街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陈会的母亲竟没有派人清扫。

不一会,检查卫生的衙役们就来了。

“今天是由你家打扫卫生吗?”一个为首的衙吏模样的人大声

地问陈会的母亲。

“是的”。陈会的母亲连忙回答。

“怎么没有清扫？”衙吏气势汹汹地大声吼叫。

“活儿太忙，忘记了。我马上就派人清扫！”陈会的母亲连忙满脸堆笑，一面命令几个仆人赶快拿起扫帚去扫街。

“啪”的一声，陈会母亲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现在才派人？如果我们不来检查，你是不是要滑头逃避了？”衙吏狠狠地说，“给你一点颜色，好让你记着，今后别再忘记了！”

说完，衙吏手一挥，率领着那队人扬长而去。

陈会母亲的脸上火辣辣的，热泪刷刷地往下流着。

晚上，母亲把陈会叫到跟前，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讲给陈会听了。最后，母亲伤心地说：

“儿啊，你看这卖酒的日子是人过的吗？”

陈会伤心地哭着。

“如果我们是一个官户人家，我也就用不着卖酒了，清扫大街之类的事也就与我们无关了。”母亲说。

陈会望着母亲，点了点头，心中早已下定了决心。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起进士，得个一官半职，为我们家扬眉吐气！”母亲盯着陈会大声地说。

陈会点点头，没有做声。

“明天你就动身到长安去。那是京城，世面大，见识广。你到那里去读书，进步会更快些！”

陈会吃了一惊：“那需要很多钱呀！”

“你只管认真读你的书好了，别的就甭管！”母亲坚决地说。

就这样，陈会来到了京城。一晃三年。这期间，他也像其他考进士的人一样，一面用功地读书准备考试，一面认真地写作并将自己的作品编成文集，到处去行卷。终于，他写的《螳螂赋》被一位在朝廷有地位的人所赏识，一下子就传遍了长安。陈会的名声在长

安已经非常响亮了,甚至在全国也有了一点小名气。这样一来,他终于在唐文宗大和元年一举高中。

消息传到成都。当时镇守成都的是曾经任过宰相的李回。李回也是进士出身,他当然知道考中进士意味着什么。于是,他立即命令说:

“马上把陈会家的酒旗摘下来,今后再也不会去卖酒了!”

不久,陈会就被任命到一个县去当了县尉,成为人流者。

由科举而人流,仅有决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学问上狠下功夫。大诗人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一举金榜题名,接着又顺利地通过了吏部的拔萃科考试,随即又被授予朝廷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他可算是最顺利的人流者了。后来,他在回忆自己考进士前的读书情况时说:

每天清晨,我就早早地起来读书。读的都是为了考试的功课。晚上我就练习写作,写的都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模拟的书判。还要挤空闲时间学习写诗,因为写诗是考起进士的必备条件。每天我都到很晚了才上床睡觉,实在是疲惫极了。由于不停地读,我的口舌都生了疮。由于不停起伏案写作,我的两个胳膊肘都磨出了老茧。过度的劳累影响了我的健康,十七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

这样的读书法,岂是一般的“认真”而已!

曾经担任过宰相的王播出身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只做到扬州参军,穷得连王播读书的学费和伙食费都负担不起,只好把王播送到一个名叫木兰院的庙里去。按照王播父亲的想法,王播住在庙里,可以和僧人们一起吃饭,这样就节省了伙食费用。但是,僧徒们的生活来源一部分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另一部分则是依靠施主的施舍。有些时候还要依靠僧徒们出外化缘。换言之,即使僧徒

本身也不可能坐吃白食。当父亲领着王播来到木兰寺的时候,住持僧人满认为王播的父亲会施舍一大笔钱财,所以对王播表示热情的欢迎。待到过了一段时间,发现王播仅仅是白吃饭时,住持僧人便不高兴了。至于其他僧人当然就更是不喜欢王播了。

本来,寺里的常规是先敲钟后吃饭的。敲钟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醒大家。后来,为了嘲弄王播,在住持僧人的同意下,临时改为先吃饭后敲钟。

一天,王播坐在一间小屋子里读书,肚子早就咕咕地叫了,可是总也没有听到吃饭的钟声。他正在纳闷,突然听到钟声响了。他赶快拿起钵子就朝饭厅跑去。可是,走到那里一看,整个饭厅的桌子椅子都摆得整整齐齐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饭早已吃过了。

“这是怎么回事?”王播呆在那里。

一个烧火僧从里屋走出来,笑着对他说:“你还没有吃饭?我们早已吃过了!”

“早已吃过了?”王播惊讶地问,“不是才敲钟吗?”

“哈哈!”僧人放声地大笑着,“钟是才敲,可饭却早已吃过了!住持命令,从今以后,改成先吃饭后敲钟!”

“为什么?”王播小小年纪,还不懂得个中道理。

“为什么?”那个烧火僧白了王播一眼,“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叫化子们前来白吃饭!”说完,烧火僧又“哈哈”地大笑起来。

王播明白了。他禁不住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可是,家里太穷,赌气回家是不行的,好歹也必须在寺里呆下去,直到金榜题名。从此,王播更加忍气吞声地住在寺里,一面更加刻苦地学习。由于寺里一个小和尚的同情和帮助,他终于顺利地完成学业,并终于金榜题名。

试想,这样的辛酸又岂是一个“苦”字所能形容?

有唐一代的科举考试并不完全是以卷面成绩为取舍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舆论对于考生还有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

的影响。因此,考生们都不得不拿着自己的诗文集,去寻求高官显贵或社会名流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就是所谓“行卷”。但是,行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牛僧儒是中唐时期的著名宰相。当年他参加进士考试时曾经拿着自己的诗文集去向大诗人刘禹锡行卷。

第一次,牛僧儒拿着自己的诗文集来到刘禹锡的府门前,守门人爱理不理地说:

“大人正在会客,没有空。”

牛僧儒只得回家,心中暗暗埋怨自己运气不好。

过了几天,他再去。守门人远远地看见他来了,大声地说:

“刘大人正要出门呢,你来得不凑巧!”

牛僧儒愣在那里,不知道究竟守门人捉弄自己呢还是刘禹锡真的要出门。正惶惑间,刘禹锡从大门里出来,匆匆地走了,看都没有看牛僧儒一眼。

牛僧儒心里很难过。但他还不灰心,认为这不过是刘禹锡偶尔有事太忙罢了。

“刘大人公务繁忙,我又没有和他见过面,怪他不得!”牛僧儒在心里宽慰自己。

又过了几天,牛僧儒又来到刘禹锡府门前。这一次,守门人不再说什么,领着牛僧儒就来到刘禹锡的客厅。

客厅里坐着几个客人,刘禹锡正与他们高谈阔论。

守门人通报说:“这位姓牛的公子求见大人!”

牛僧儒连忙上前行礼。

“什么事?”刘禹锡慢吞吞地问。

牛僧儒连忙呈上自己的诗文集,说:“晚生有一本不像样的文集……”

刘禹锡接过文集,随便地翻了几页,便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过一枝笔,胡乱地批改起来,一边还大声地说:

“这个句子不通!”

“这句话怎能如此表述?”

“我越看越糊涂了,不知道你在文章里究竟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刘禹锡把文集一合,当着几位客人的面,大声地对牛僧儒说:

“你这样的水平还想考进士?还是回去再苦读几年后再说吧!”

“哈哈!”几个客人大声地笑着。

牛僧儒窘在那里,恨不得有一个地洞钻进去。

刘禹锡本人就是进士出身,当年他也走过行卷的道路。当他在社会上有了名气后,竟如此对待一个晚辈的行卷青年!刘禹锡尚且如此,其他人亦复何论?

大诗人杜甫曾经伤心地描述过自己的行卷经历:

骑驴三十年,
旅舍景华春。
朝扣富儿门,
暮随肥马光。
残羹与冷炙,
处处潜悲辛。

大清早他就在高官达贵的大门前站着,请求他们接见自己。一直到傍晚,他还跟随在他们的高头大马后面,在一片尘土飞扬中哀求他们推荐自己。吃的是残羹冷炙,受到的是冷嘲热讽。这就是当时的行卷生活!这样的生活该是多么地令人痛苦啊!

可是,即使如此,人们还是孜孜不倦地向往着,追求着。其原因就在于,这是通向流内官的一条道路甚至是捷径!

许棠是一个在科场上奋斗了三十年的举子。当他金榜题名

后,曾经说道:“往者未成事,年渐衰暮,行卷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得第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犹愈于少年。则知一名乃孤进士还丹!”

这当然是由衷之喜!

当然,也有些寒士,他们是先从流外官做起,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待到时机成熟,然后一举中的,从进士入官场的意义上说,这种流外入流的作法,较之纯粹的读书做官又有些不同。

汪遵出身寒苦。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可以保证他专门寒窗苦读,因而正当一般青少年通过各种方式在读书的时候,他却不得不到县衙去当了一名小吏。他当然志在入流为官,因此,他便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提高自己,暗暗地为金榜题名作准备。

他有一个朋友名叫许棠。许棠出身富裕家庭,一直在寒窗苦读做着金榜题名的准备。汪遵经常去向他请教一些学问和做诗作文方面的事宜。许棠也有意无意地进行一些教导。

“诗的平仄规则是这样的。”

“这个词的意思你理解错了。你去查查字书!”

就这样,汪遵在许棠的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写诗作文,而且读了许多书,学问已经非常好了。

有一次,汪遵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许棠打听考进士的一些规则。

“考诗赋时的限韵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么,”许棠瞧了汪遵一眼,显出鄙夷的神气,“你问这些干啥?”

“我觉得好奇,随便问一问。”汪遵说。

“你一个小小的衙吏,不要询问这些事。”许棠教训着说。

“天下那么多举人考进士,题名的仅那么几个,我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所以随便问问。”汪遵见许棠不肯说,故意激他。因为许

棠报考了几次进士,总是失第而归。

这一下,许棠真的恼火了。大声地训斥说:“你认为进士是那样容易考的吗?你仔细听着,我给你讲一讲什么叫限韵,你就知道天高地厚了!”于是,许棠就把什么叫限韵以及其他一切规则等等都详细地说了一遍。最后,他鄙夷地对汪遵说:

“今后,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当你的公差,不要东想西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明白吗?”

汪遵连连点头说:“不敢,不敢。”实际上他心中暗喜,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所要知道的事情。

就这样,在一切人的不知不觉中汪遵读了一肚子书,诗文已经写得非常好了。于是,在唐懿宗咸通七年,他突然辞去公务,通过乡试后又独自一人前去京城省试。

这一天,他来到京郊的灞桥附近,恰巧看到许棠送客而来。汪遵想要躲避已来不及,许棠早已看见他了。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许棠疑惑地问。

事到如今,汪遵只得和盘托出了。“我是来参加省试的。”汪遵轻轻地说。

“怎么?你来考进士?”许棠大吃一惊,随即便大骂起来,“你一个在县衙做工的小吏,竟敢来报考进士!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你也来考进士,这进士是你能考的吗?”

汪遵知道他的脾气,只是不做声。

“你还不赶快滚回去!”许棠大声地喝叱。

“既然已经来了,不试一试我是不会甘心的。”汪遵坚决地说。

“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许棠一边大声地骂着,一边头也不回地进城去了。

谁知就在这一年,汪遵竟金榜高中,许棠却又失第而归。

就这样,汪遵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艰难,终于流外入流,跻身“官”的行列。

有一些人却是通过自己平日的勤学苦练,因而满腹经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其他人的介绍而跻身官场。

唐太宗曾经命令大臣们向朝廷推荐社会上的贤才。有一次,大臣李大亮、刘洎共同推荐了一个名叫李义府的人。

“这个人确有才能!”李大亮、刘洎异口同声地说。

“果真如此吗?”太宗微笑着问。

“此人出口成章。”李大亮说。

当时,唐太宗正在上林苑内设宴。听了李大亮的话后,就命人将李义府带来。

“听说你出口成章,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太宗笑着说:“现在我任出一题,你能吟诗一首吗?”

李义府点点头,说:“请陛下命题。”

这时,恰巧一只鸟栖落在一棵树上。

太宗随意地指着树上的鸟说:“就以《咏鸟》为题吧!”

李义府想都不想,太宗的话音刚落,他就朗声吟道:

日里颺朝彩,
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
不借一枝栖。

在场的大臣们都惊得呆了,过了好一会,才突然一齐大声地喝采:

“好诗呀!真是好诗呀!”

太宗十分高兴,豪爽地说:“我把一棵树全都给你,你何必只要一个树枝呢!”

就这样,李义府凭着自己的才能,轻易地入了流,后来他竟官至宰相。